

革

革

秦简

革

革

马王堆

革

熹平石经

革

辟雍碑

革

革

《隶辨》

革

部

隶

隶

隶

隶

隶

隶

何子贞

隶

何子贞

編

隶

杨岷

上册

册

隶

王愬

隶

吴大澂

隶

桂未谷

隶

邓石如

隶

钱泳

隶

《隶辨》

隶

秦简

隶

部

闕

《闕》

闕

《隶辨》

闕

《闕》

闕

《隶辨》

集

字

編

卷

隸字編

呂叔湘



洪鈞陶 編

隸字編

上
冊

文
物
出
版
社

凡例

一、《隸字編》是中國歷代著名簡牘帛書、碑碣刻石、磚瓦及著名書家所寫隸書的匯編，也是由真書查隸書的字典，供書法研究工作者、古文物研究工作者、古文字研究工作者以及愛好書法的讀者參考。

二、本編共收自秦、漢至近代著名簡帛碑刻及著名書家二百餘人的書迹，從傳世的碑帖、墨迹及其影印本等數百餘件中鑒選，按字分部剪貼影印，以保存原件的風格及神韻。

三、本編按《辭海》部首檢字法編排，共收真書首文三千八百六十餘字，隸字重文四萬三千九百九十餘字。真書首文下附異體一百三十餘字（用方括號標明）及簡體一千一百五十餘字（用圓括號標明）。書後附《筆畫檢字表》。

四、本編隸字書體順序是簡帛書碑碣刻石等在前，書家墨迹在後。隸字基本按歷史順序編排，由上而下，由右而左，大字隸屬左行。但因字的大小不同，在版式安排上也有少數例外。每個隸字注明簡帛碑刻名稱、書家姓名，連續數字出自同一資料或同一書家者，只注在最後一字之下。書後附《引用資料及書家墨迹人名表》、《引用隸字書籍表》以供查閱。

五、本編所輯的隸字資料原件上的殘損，均不作大的修飾，力求保持原狀。

論 隸 書 的 源 流 (代序)

張 啓 亞

事物的演化是一個歷史現象，漢字也有它自己的萌發、形成、沿襲、變革和發展的過程。漢字字體、書法的發展，是隨着漢字的演進而發展的。

在我國漢字演化的過程中，隸書的出現，使漢字形體發生了質的變化，是漢字由「古」變「今」的轉捩。

把「隸」作為字體的名稱，是始於秦代。秦人把這種字體叫做「隸」，前人有不同的說法。一說因為這種字是「衙役隸」程邈創造的，所以叫「隸書」。王僧虔就說：「秦獄吏程邈善大篆，得罪始皇，囚於雲陽，增減大篆體，去其繁復，始皇善之，出為御史，命其書曰隸書。」另一說法是，因為使用這種字的人是徒隸。《漢志》：「是時，始造隸書矣，起於官獄多事，苟趨省易，施之於徒隸也。」其實，隸這種字，在秦統一前就已經流行於民間。如果說秦代的「小篆」是用於上層、官方的文字，那麼，「隸」則是通行於民間並用於下層官吏的文字。這種情形直到西漢也沒有多大的改變，只是隸書的應用範圍更加廣泛了。為有裨於廓清時代，便把漢以前的隸書稱為「古隸」，秦以後的隸書稱為「漢隸」或「今隸」。

「古隸」本來就是古文字的「簡體字」，它是為求得書寫便捷而產生的。作為古文字簡體字的古隸，其「隸化」過程是比較長的，這種「隸化」的過程，也正是古文字由「象形」向「符號」轉化的過程。

一般都是說隸書始於秦。但前人對這一說法早有異議。鄭道元《水經注》就曾提到：「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，說臨淄人發古塚，得銅（一作桐）棺，前和（和）是棺的兩頭，前和，即棺的前頭）外隱起為隸字，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立棺也。惟三字是古，餘同今書，證知隸出自古，非始於秦。」這是說，先秦以前就已有隸書。唐代的封演在《封氏聞見記》中，除援引《水經注》外，認為：「按此（指水經），書隸在春秋之前，但諸國或用或不用，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，故

在修改而獻，非創造。」唐代杜光庭的《辨隸書所起》認為：「隸書之興，興於周代，……當時未全行，猶與古文相參。自程邈以來，乃撥古文，全用隸體，故程邈擅其名，非創作也。」這是說隸書興於周代。以上都是認為隸書在春秋以前就有，不過「未全行」，「與古文相參」使用，到了秦代才撥古文，用隸體。

近十餘年來，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春秋、戰國和秦漢時期的簡牘、帛書的墨跡實物，特別是一九七五年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簡，對我們認識隸書的成熟和發展很有幫助。自一九八〇年四川青川出土了戰國木牘以後，有人認為隸書的興起是在戰國的晚期。其實在已出土的戰國早期竹簡的墨書中，已經有了這種帶「隸意」的字。即如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隨縣擂鼓墩，發掘的曾侯乙墓，是戰國早期諸侯國曾國君主名叫乙的墓，墓中出土的一批約六千餘字的簡書，除具有很高的考古斷代和歷史研究價值外，對我們研究古文字也很有價值。在這些簡中，有些墨書的字體不僅已明顯的趨於「隸化」而且其形體也就是「古隸」，有的字其「篆意」比秦隸還少。例如：

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

「政」作 政 政 政 政 政 「新」作 新 新 新 新 新

「徒」作 徒 徒 徒 徒 「或」作 或 或 「是」作 是 是 是 是

「所」作 所 所 所 所 「後」作 後 後 後 後 「結」作 結 結 結 結

「復」作 復 復 復 復 復 「盡」作 盡 盡 盡 盡 盡

還可以舉出許多這一類的「異體字」。這些「異體字」的根本特徵，是結字和筆劃的「簡化」。從曾侯乙墓和侯馬盟書的文字看，自然都是古文字，並且還葆有甲骨文的字體。這種文字異形，繁簡並存的現象極其明顯，這是春秋時期，諸侯割據造成的。不僅在不同地區，文字形體有很大的差別，即使在同一地區字體也不盡一致。最突出的現象，就是「異體字」的增多。異體字的增多，除通假字外，主要是為求得書寫便捷，增減筆劃和偏旁造成的。「異體」實際上也就是古文字的「簡體」字，同一字中竟有多種簡法。這是因為當時對文字未加整理，所造成的繁簡並存和字體異亂。但是，也就在這些「異體」字中，已明顯的趨於「隸化」(也就是「符號化」)，有些字則是在篆隸之間，字型也程度不同的改變了古文字的縱勢，漸取方或橫勢，筆劃雖時有欹側，却多為直筆，有的字也已漸趨平直。這些簡體字正是發展中的「古隸」。隸書的筆劃平直，固然是它的一個特徵，更重要的卻在於結字方面的「符號化」，筆劃雖殘存着「篆意」，但是要知道，早期隸書大多是以篆筆寫隸。古隸字形和用筆的篆意，在秦簡和西漢簡、帛書中，都還有這種特點。儘管字形、筆劃具有篆意，然而「篆」字固有的結構，大都已被肢解；「畫成其物」的「象形」，多已消失，區別於「篆」，「隸」最根本的一點，也恰恰正在這里。當尚未見到上述墨書之前，我們對前人所論隸書興起的不同說法，還無法判定其立論的是非。現在則可以根據已有的墨跡資料，以之作為基礎，結合前人所論，對古隸的起源及其發展，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從上面我們已徵引過的無論《水經》也好，《辨隸書所起》和《封氏聞見記》也好，都認為古隸出自春秋以前，把古隸的產生上溯到春秋以前的古文字時代。現在我們不僅可以肯定「古隸」出自春秋以前這一說法是正確的，而且晉人衛恒

《四體書勢》中說的：「鳥蹤之變，乃惟佐隸。」更加概括，它與隸書與於周代的說法不僅一致，並明確了古隸是對以象形為特徵的古文字的變革。「古隸」作為古文字的「簡體字」，可以說它是甲骨文、金文、古文、籀文以來古文字簡體字最後的集中體現。試看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有些簡體字與古隸的形體便十分相似，如：

「王」， 甲骨文作  古隸作 	「行」， 甲骨文作  古隸作 	「武」，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 古隸作 	「刑」， 甲骨文作  金文作  古隸作 	「從」， 甲骨文作  古隸作 
--	--	--	--	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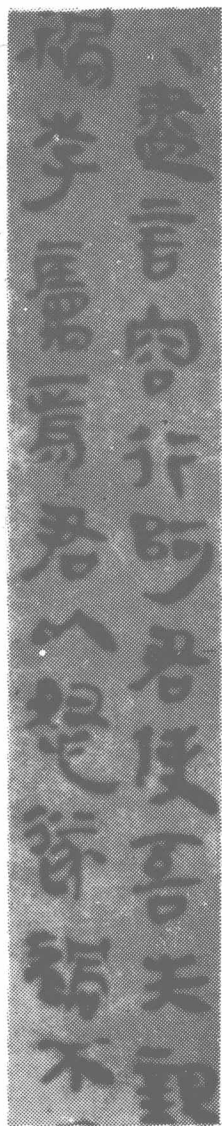
看來，古隸在它「隸化」的過程中，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某些簡體字，便是它最早的形態。但根據前人所論，古隸似乎更多的出自「古文」（即指晚周使用的文字）。杜光庭的《辨隸書所起》就說：「自秦程邈以來，乃撥古文，全用隸體，故程邈等擅其名，非創作也。」東漢蔡邕比杜光庭更早的提到：「程邈刪古立隸文。」（據《法書要錄》引）這都是說古隸是出自於經過刪繁省復後的「古文」。古文和籀文都是晚周使用的文字。但古文的字體、結構都較籀文為簡，在古文字「隸化」當中變革古文，使它更加簡化，這是合乎實用的目的的。古隸的「刪古」，主要在於省減其繁復，如「後」字，古文作「𠂔」，古隸則刪去「止」作「𠂔」，「則」字，古文作「𠂔」，古隸把兩個「貝」字刪去一個，作「則」。古隸就是這樣對古文損復為單的。

秦人因發現這種早已在民間應用的古隸「省益有便於時」，於是在整理大篆（古文與籀文）、變大篆為小篆的同時，對古隸也進行整理，在整理當中，大概程邈主要是依據古文，他的整理方法，就是衛恒在《四體書勢》中說的：「少者增益，多者損減，方者使圓，圓者使方。」在字形、結構、筆劃等方面，作了一番刪繁省復的整理。當然，「古隸」與「今隸」比

較起來還有不少距離，這種距離在於它還殘存着「篆意」。以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為例，如《語書》、《秦律》的字形、筆法都比較相近，《語書》筆劃似乎更求平直。《秦律十八種》、《法律答問》、《秦律雜抄》和《效律》這四種簡書，字形也較相近，《法律答問》似更注意字形的整飭，且趨於方扁，《秦律雜抄》在用筆上求美的意向較為明顯，已有了「伏仰之勢」，然而，這些秦簡，其篆意仍很分明：



這種介乎「篆」、「隸」之間的字，正是古隸所具有的特徵。其「篆意」，直到西漢的簡帛書中都還殘存着，可以說與秦隸並沒有大的區別：



在西漢簡中，略晚於《老子》乙本的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牘，其體勢不僅「篆意」明顯減少，而且相當強調筆的波磔，從不甚經意的行筆中，也可以看出其書寫的嫺熟。西漢元鳳二年木符、五鳳四年木傳、永光四年和建昭二年的木簽，不僅書寫的风格接近，波勢鮮明，而且可以看出它們都在着力擺脫「古隸」的結字、筆法和體勢。到了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的西漢簡《古佚書》，已伏仰分明，儼然漢隸。從以上所舉的秦漢墨書看，隸書的由古變今，還不僅僅是「飾隸為八分」的美化字形，而且更包含着對「篆之質」的變革。的確，實用的功能總是先於審美的感情。盡管在古隸中已有了求美的意向，但真正自覺的追求字形、筆法、體勢美感的完美，那是要在結字的繁簡和筆畫多寡等等都漸趨

固定的時候才能充分。蔡邕在《勸學篇》中所說「上谷王次仲，初變古形」是有道理的。漢隸的形成，正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變革，不過它不是王次仲的「初變」，而是經歷了漫長的變革過程之後，才徹底消滅了「隨體詘詘」的象形，變成爲符號。

隸書的成熟和發展，是在東漢時期。流傳下來的漢碑、刻石也多是東漢之物。而西漢之所以寥寥，據宋人尤袤《硯北雜記》稱：「西漢石刻文，自昔好古之士，固嘗博採，竟不之見，聞自新莽惡稱漢德，凡有石刻，皆令仆而礮之，仍嚴其禁。」這個說法，不會沒有根據。漢隸在東漢的發展，是與當時浮華、厚葬的風尚，和漢章帝（劉炟）以來盛行刻石立碑有密切關係。由於這種風氣，各地的富家顯貴多在生前死後請文學家、職業書畫家和雕刻匠師，以揚其功德，誇其富貴。在《鄉先賢祠堂石柱題記》中就有關於請石刻匠師和畫家們刻畫祠堂的記載。書、畫也因此成爲文人的專業或專長，並出現了知名的書家。蔡邕就曾爲袁滿來、胡根等撰書碑文；東漢因善書得富的人也不少，如孫敬就因爲善書致富。隸書的書法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下不斷變革發展的。現在流傳的碑版、刻石就是因這種風尚刊立的。在流傳至今的數百種漢碑中，除百餘種還比較完好外，其餘不是原石無存、碑版損泐斷壞，便是僅存拓本和它的殘留部分。這些刻石和碑版之所以珍貴，除了因爲它們是一批豐富的石刻文字資料，還有就是對漢字形體演變和書法研究具有重要價值。

漢碑的隸書，大都矜持莊重，既不像簡牘墨書那樣率意任情富有趣趣，也不像石刻「題記」、「摩崖」那樣自然和取勢用筆多變；漢隸碑書基本上是統一在一個嚴格的法度之中。一般說來，時間較早的漢碑碑書，大都用拙，喜作方筆短劃，意在取勁，有的雖也間或用巧，但多是巧以拙出，仍以勁勝。時間稍晚的碑書，大都注重用巧，喜作圓筆長勢，追求秀美和用筆的意態變化。這表明漢隸書法在審美意識上的變異，也正體現了所謂「飾隸爲八分」的變化過程。由於書寫者審美趣味不同，却又不能不是因人而異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特色，這是很自然的，因爲藝術風格在適應審美要求的同時，又在創造各自的審美個性。王澐說的「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」（《虛舟題跋》）是合乎實際的。通過洪鈞陶同志新編的《隸字編》選入的各種漢碑隸字，對這一「以漢爲極」的漢隸書法及其多姿的書風，無疑會有較多的了解。

漢隸的成熟和發展，明顯的表現出字體演化的交叉性。我們從刻石和簡牘中不僅可看到篆、隸遞變的痕迹，而且

還可以看到由隸變真(楷)的某些表徵。如東漢初的刻石《三老諱字忌日記》的隸書，除具有自然、渾穆和毫無作意的書風外，它那生動屈蟠的佈字、結體，仍流露着篆書的意味；《幽州書佐秦君石闕》和《太室石闕銘》的隸書，其興趣也都在篆、隸之間。東漢中晚期的《薊他君祠堂石柱題記》、《安國墓祠題記》和《封龍山碑》不僅結字、取勢自然富有變化，用筆也折而方勁多出尖鋒，基本上已消失了波磔，都具有與其他漢隸不同的特點。就其體勢而言，雖屬隸書，但比一般隸書朴質豪放，它們都是處於「真書化」過程中的隸書。簡書中這種真書化的表現，在西漢已見端倪。

隸書不僅在漢字形體的演化中具有重要意義，而且對書體、書法的發展也是一大淵藪。隸書既孕育了「真書」，也孕育了「行書」和「草書」。我們在東漢簡書的「草隸」中，已經可以窺見早期的「行書」，它正是「今行」和「今草」的濫觴。這種由「草隸」演化出的「行書」，在「今草」之前就已出現，不過，它的成熟却在「真書」趨於成熟之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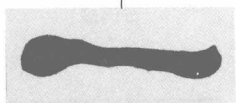
今草是把隸草加以流速和上下牽連，變革了隸草固有的體勢；用筆也全然「真書化」。可見隸草、真書、今行、今草，無不導源於隸。

我國漢字由於隸書對古文字的變革，改變了漢字的性質，使「隨體詰詘」的象形文字變成了符號。漢字之所以沒有停留在符號階段，而向書法藝術發展，也是發端於隸書。我們知道，篆書的用筆弧度是很多的，雖然也有點、橫、直、折，但是，筆鋒除中鋒、藏鋒比較多，和在回鋒的運用上有長、短、直、逆的分別之外，變化是不多的。而用筆的筆法中，筆鋒的正與側，起與倒，藏與露，順與逆（雖不注重逆鋒，但使轉變化較多），撇和掠捺的出現，無不源於漢隸的書法。隸書以後，不論什麼書體，其用筆筆法也基本上都是從隸書的用筆筆法發展、參變而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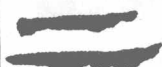
洪鈞陶同志在《草字編》出版、《草字編·簡編》編訖後，仍不辭勞苦，廣蒐博採，奮進拚搏，夜以繼日從事《隸字編》的編纂工作。《隸字編》匯輯的隸字，是十分豐富的。它包括了秦漢簡帛墨書，漢、三國、晉、魏、北齊、北周、隋、唐等各代的碑刻、墓誌，隸書法帖，明清人的隸書墨跡和各種隸書的字書。這部集古近隸字之成的巨編，既為專家、學者研究提供方便，更是廣大書法愛好者欣賞、借鑒、臨習的最好資料。值此即將付印之際，承他相約，寫成此文代序，尚企高賢有以教正。



伊秉绶



何子贞



敦煌楼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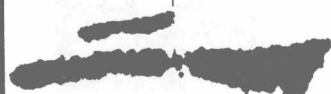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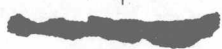
马王堆



银雀山



敦煌楼兰



居延



孔宙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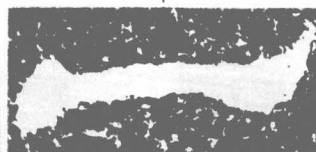
韩仁铭



朝侯残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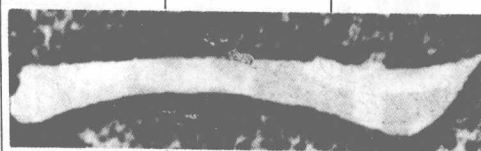
杨伯起碑



樊敏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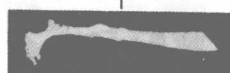
唐墓志



感孝颂



郭泰碑



杨岷



郑板桥



赵之谦



秦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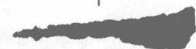
马王堆



银雀山



敦煌楼兰



居延

部



马王堆



秦 简



武 威



砖 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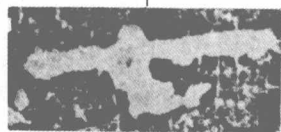
居 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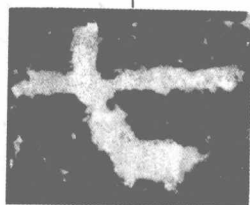
砖 文



张迁碑



娄寿碑



衡方碑



秦 简



武 威



砖 文



居 延



燕平石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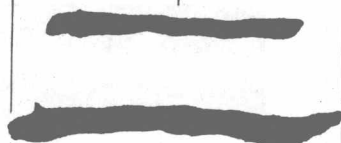
鲜于璜碑



唐墓志



邓石如



何子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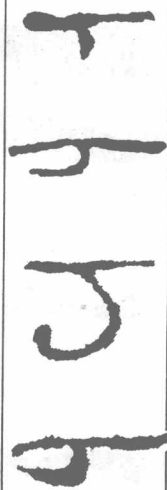
吴让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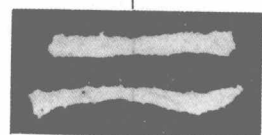
杨守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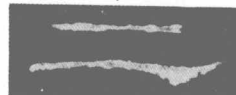
居 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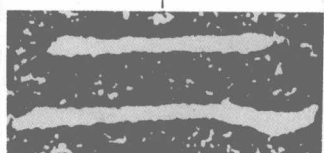
居 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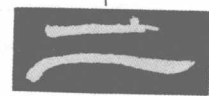
石门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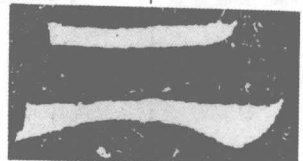
礼器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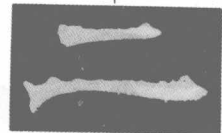
张迁碑



曹全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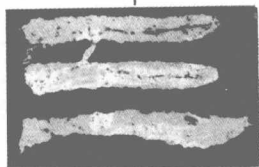
王基碑



华山庙碑



何子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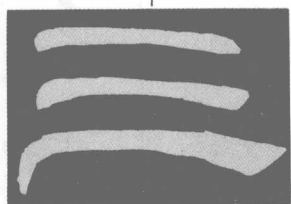
张迁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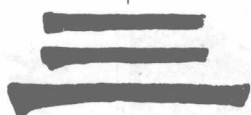
金 农



唐墓志



邓石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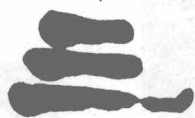
伊秉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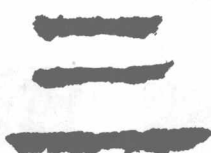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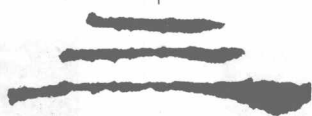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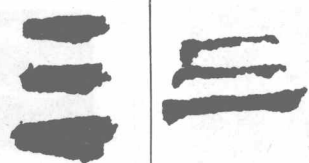
何子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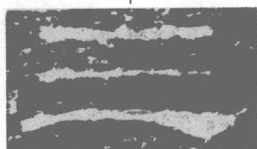
吴让之



杨守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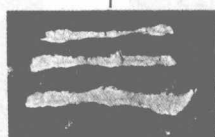
居 延



礼器碑



尹宙碑



史晨碑



秦 简



银雀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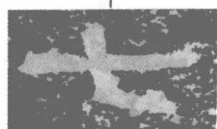
马王堆



武 威



居 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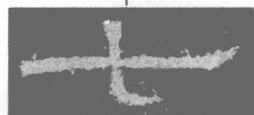
鲜于璜碑



史晨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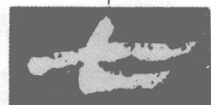
曹全碑



张景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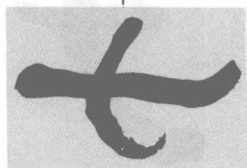
唐墓志



金 农



伊秉绶



何子贞

于

于

于

秦 简

于

于

于

马王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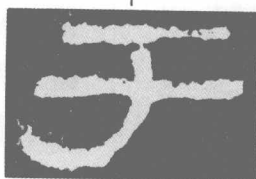
于

于

居 延

于

武 威



张迁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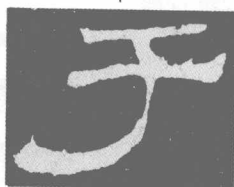
曹全碑



鲜于璜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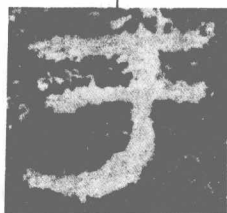
尹宙碑



华山碑



杨伯起碑



衡方碑



孔彪碑



白石碑



杨统碑



桐柏庙碑



王基碑



郭槐铭



邓石如



金 农



伊秉绶



何子贞

万

丈



鲜于璜碑



砖文

卅



秦简



砖文



居延



郭槐铭



居延



砖文



武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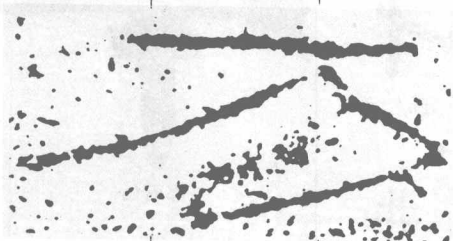


马王堆

丈



马王堆



金文



马王堆



银雀山



武威



居延



马王堆



马王堆



三体石经



张廷济



钱大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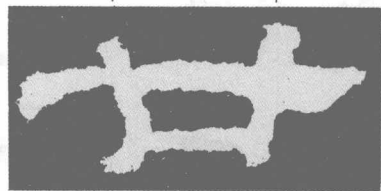
秦简



唐墓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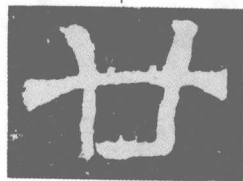
《隶辨》



韩仁铭



熹平石经



华山碑



张迁碑